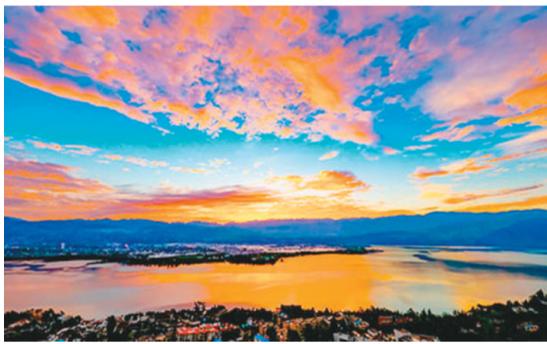


# 西昌之海

冯 艺



之前，我对西昌的主观认识主要来自两个印象。

一是我有一个远房亲戚，上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西昌工作。他没告诉家人工作单位在哪里，只说在很远的山沟里，通讯不便，很神秘，只知道用一个数字代号，且一年到头也很难收到一封来信。因此，多少年来，家人心有戚戚。到了1980年，家人才知道他参加的工作叫“三线建设”，一个需要隐姓埋名的伟大事业，也就是今天我们知道的“两弹一星”。

二是上世纪70年代末，我在北京上学时，舍友彝族的杨同学来自四川大凉山。杨同学说，每次放假回家都要花四五天的时间在路上。于是，我便想起了李白，想起了“蜀道难”，想象着西昌，想象着横断山脉东缘的西蜀之角。

有过出差西昌的机会，或受回家乡工作的杨同学多次盛邀，都因各种原因，一直没有成行。但是，对西昌的想象始终还在。我是一个喜欢动足之徒，曾想象能去很多地方，看很多风景，并把想象大多变成现实。终于，在艰难的庚子岁末，我踏上了西昌的土地。

从青山机场航站楼走出来，我第一感觉这个城市居然这么宽阔，特别是机场路不远处的大街，在海洋般平坦的城市中笔直无尽地舒展。车子沿着宽阔的大路向前奔走没多长时间，突然，又发现一条相当宽阔的大路横在面前，路标上写着醒目的4个大字：航天大道，“航天”二字竟如此迅速而耀眼地標示了这块土地的不同寻常，令人怦然心动，一落地你就能确信它的宏大叙事和非凡重量。是的，此时宽阔大街的上空，“嫦娥五号”航天探测器正在月球上采集土壤。“航天大道”4个字斩钉截铁，足在我的脑海里仁立了良久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心中原先虚构的西昌顷刻颠覆与消解。那一刻起，我对西昌这个宽阔的城市充满敬意，毕竟，一座美丽非凡的城市已经展现在我的眼前。

杨同学已调省城工作。到机场接我的是另一位朋友，也姓杨，与我同行，是个西昌通。路上，他一直不停地热情向我分享西昌的地理、历史和人文，比如我眼前宽阔的城市是因为地处安宁河谷，是仅次于成都平原第二大平原，是四川省的鱼米之乡；比如泸山上还有蒋宋夫妇居住过的蒋特宅，抗战期间蒋介石看中了西昌的地理优势，曾经想把这里当成重庆以外的第二陪都，并建了个小庙机场，青山机场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建的。

“当然，还有马上展现在你面前的邛海，让你这几天敞怀尽览”。说话间，不知不觉到了我下榻的听涛小镇。这是一个依泸山傍邛海而建的旅行居所。进入居舍，我迫不及待走向阳台，护栏撒目，果然，白云之下，一池碧蓝，水波温柔，浩淼于天际。海岸葱茏蓊郁，翠色不凋。风从水面拂面而来，潮湿，饱满。这么美的地方，这么干净空气，放匀着我的呼吸，心底猛然蹦出一句：噫！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。老杨哈哈一笑，对我打趣说，“当你躺在床上，你的头已经枕着泸山胸怀，脚已浴邛海玉液，山水相依相偕，仁智皆拥皆得。”可不是吗？我回首一看，泸山上一棵棵挺立的青松，像一个个深沉、睿智的老人，厚厚的树皮包裹着他们一颗颗阅遍人间苦乐的心，多少风舞雪雨，多少日出日落，他们都是那样从容淡定，与邛海相依相伴。

邛海，古称邛池。它是由于地层断裂、塌陷而形成的典型湖泊，像一颗镶嵌在川西高原的蓝宝石。这是西昌的福气。当然，这样的福气，也是来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游人可以享用的。老杨说，邛海冬夜又是一番景象，当玉兔临空，在湖边漫游，那是最惬意不过的事情。匆匆用完晚饭，正值华灯初上，我朝邛海走去，整个夜空上，恍若铺开了凝滞不飞的白霜，月色悠然如梦，投林的鸟鸣把水面拉得修长，山风幽凉，抚摸着岸树，也拍打着我的心胸。我想，如果我能驾一小船泊在湖中，人就同月一道泊在了水面，月高气朗，湖水清白、清明、清静，天然、天明、天道，这浩然晴朗，是多么珍贵的人间。我长久地被这景色所陶醉，我甚至想，造物主对这片土地太偏宠了，将这么好的自然环境安排到了这里。

常言道，鱼儿离不开水，人一样离不开水。人永远都是恋水的动物，人与自然的联系，在水中得到了最亲近、最和谐的体现。清澈的水带来的是美丽，是快乐，是安全。

老杨对我说道，其实这里优美的生态环境，也走过一段弯路。最初，这里的原始自然生态是很好的。后来有段时间，人们在湖边围湖造田，割湖造鱼塘；改革开放后，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加快，这里吸引了大量人口聚集，城市人口快速增长，湖边乱盖乱搭日益严重，并产生大量工业污水、生活垃圾，水质日渐恶化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里的中华秋沙鸭、紫水鸡、白琵鹭等许多珍稀鸟类都不见了踪影。面对惨痛的现实，这里的执政者痛定思痛，下了最大的决心治理污水和生活垃圾，退塘还湖、退田还湖、退房还湖，生态移民，恢复湖泊湿地水域，修复野生动物栖息环境，并规定城市里的工业和生活污水要经过多个环节处理后，完成全部净化程序才能流入邛海。这些都是要花大钱的，他加重语气说，“政府规定流入邛海的每一滴水都必须经过处理！”

听罢他一席话，我钦佩的目光不仅停留在邛海优美的生态环境上，更对人与自然与生态有了切肤的认识。我说，“这些钱花得值，这是为民生、为子孙积的德，更是为前人补交了学费。这才是拿出了海的气魄去干大事！”忽然，一个不曾有过的感悟在我的脑中生成：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，也许要经历许多曲折，经过一次曲折，人们就会做一些调整，这个调整有时好像是向原有的方向轮回，如同邛海的演进过程一样。在最早的农耕文明阶段，这里的人们遵循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，空气、水、土壤都没有污染，人与自然和谐

相处，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，打破了原生态的文明平衡，一方面带来现代的生活方式，享受了更便捷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却造成了生态的破坏。于是人们又花费巨资和精力来治理，在保留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同时，去修复生态，化解工业城市化带来的污染，使生态环境尽可能向原生态的面貌回归，但又绝对不是简单的回归，而是更高层次的进化与回归……

第二天上午，当我来到邛海湿地国家公园的堤岸时，放眼望去，花木扶疏，植被茂盛，这便是原来占湖造田、占湖围塘、乱搭乱建的旧地重建起辽阔而优美的湿地，生机盎然。我登上竹排，船工把我带向纵深的水路，曲径通幽，极目远眺，天显得格外蓝，与湖水一色。远处是高峻挺拔的泸山，绵亘叠嶂，与天相接。湖岸那一树树繁红的刺桐花，无比耀目。我惊讶地发现，也许是气候宜人宜物，这高原居然还生长着我家乡南中国的木棉、棕榈等亚热带植物，它们的树冠紧紧相挽，青碧晶莹，绿绿生云，令人感到坚定、踏实与轻松，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。竹排在湖中缓缓前行，忽然，一群白羽红嘴的鸟儿张开翅膀飞到我的竹排跟前，它们的姿态从容不迫，轻盈而优美。我听到它们翅膀扇动的声音，听见它们嘴里的歌唱。这是一群红嘴鸥。船工说，近10年来的冬天，红嘴鸥都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或蒙古国等地，飞到邛海湿地过冬避寒。它们三五成群，或盘旋于湿地的上空，或漂浮于邛海水面，或静立于湖岛的树上。

此时的鸟，身体小巧玲珑，羽毛洁白无瑕；它们没有喧哗，很文静，似乎带着一种书卷气，这样的鸟自然也是自由、也是安全的。这说明邛海的生态环境日益改善，终于让许多鸟类有机会与人类从容相处。于是，越来越多的鸟种如青头潜鸭、彩鹇、大白鹭等慕名而来；此前离去的中华秋沙鸭、紫水鸡以及白琵鹭等也重返了邛海的怀抱。我想，我们与鸟儿，应该都平等相待，相互尊重，和谐相处。“天人合一”，那才是天道人道。

我相信，每一个西昌人天天都能感受到邛海，以及与自己为伴的这片湿地，它们悄无声息地给每个人带来莫大的恩惠与润泽，那是蓝天、白云，温馨的阳光、澄澈的流水、洁净的空气；那是因为这个海，还有无处不在的树、花、草，那些遮天蔽日的绿荫，那些枝叶间闪闪时现的光影，还有湖水波光潋滟的细语，都在言说一种天籁和天道。



## 天柱山冰瀑

徐 迅

是子洲、绥德、吴堡、清涧，一条是靖边、定边。雪越下越大，一笔一笔，把延安绘成雄壮的手臂，吴起、志丹、安塞、宝塔、延长、宜君……它们拔山举鼎，将榆林高高托起。

陕北的雪，下着下着，就下出了声势；越下越大，就下出了神采。你看看吧，红碱滩的湖面，翻越着年华，好似在奔跑中壮阔；傲雪凌霜的杨家城，挥舞着刀箭戟矛，喊出宋朝，喊出一个王朝，喊出国情怀；人头坑上的石崩城，不屈的先民们，扑上爬爬雪山，一副征战的胜姿。雪越下越大，在历史的冰河里，打开“塞上小石林”红石峡；雪像运动健儿，攀上翘望长城的要塞镇北台，攀上巍巍观白云山，望见睡梦中的黄河，望见神迹般的大峡谷；登上屹立于大漠的统万城，在赫连勃勃所建的大夏国里尽情遨游。看吧，雪越跑越快，拥抱革命圣地象征的宝塔山，仿佛听到中共中央在延安报时和报警的声音。看吧，越跑越快，跑到壶口，瀑布在龙槽里的凝重吟唱，都融化在大雪里。看吧，看吧！越跑越快，朝仰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，人们仿佛看到历代帝王的盛大祭祀。

大地像容器，在无边的大雪里，雪帘加深着雪被的厚度。眼前壮美的景象，让人联想《沁园春·雪》：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；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……”党中央从陕北清涧渡黄河东征抗日。毛泽东率军从瓦窑堡出发，途经袁家沟，看着雪花素裹的壮丽河山，感觉朵朵雪花，就是身披铠甲的战士，将蒋平一个黑暗的旧世界……可以说，雪是创作的诱因，是精神的蕴藏，是陕北革命的催化剂，催生出豪迈、信念、光明。

在这样的雪夜里，陕北人会聚在窑洞里、楼房上、平房中，斟满收状的喜酒，和美地畅聊家常，看着电视，玩着手机，吃着陕北特色饭，大烩菜、钱钱饭、油糕粉汤、洋芋擦擦……他们有时会这家走到那家，那家转到这家，人越转越多，情调来了，拉拉二胡，弹弹三弦，吹吹唢呐，也会唱唱酸曲，扭扭秧歌，听听说书，感受民俗风情的妙趣。

雪落陕北，落出万千圣洁，落出一种精神。

我上天柱山时，山上还有积雪。那些雪散落在天柱山上，稀稀疏疏的，像是谁写就了一山的天书。仔细地辨认，依稀还能看到一些图案，看到“个”“之”“人”之类的什么字。尤为逼真的是一块巨石上有一个“福”字。那字很大，每一笔划都齐全。同去的小说家说那福字的“示”字边，像个低眉的女子。他这一说，我看果然像，就像古画中的一位仕女。没有风，天很蓝，阳光浅浅的。这样的天气登山，真的胜似闲庭信步。路旁，稍厚一些的积雪里，似乎有一串串脚印，但那显然不是人的，似乎是一头小兽，是一头什么兽呢？我们几个人站在那里，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。

雪还没有融化，有关寒潮的消息传来，寒潮果然就来了。天柱山气温骤降，阴风怒号，一山的萧萧瑟瑟。偌大的山峦瞬间就变成一个白色的世界。只不过这白不是白雪，而是冰。这时，天柱山上所有的水似乎也沉寂了，沟沟壑壑的一片冷清。那白色的冰被风吹拂着，纹丝不动，让阳光照着却泛出刺眼的白。满山的冰白与满山的雾凇，光秃秃的石头交织一起，就让天柱山显出一片白色茫茫。只是山的阳面，结在石头上的冰衣，其中有一股水在里面汩汩流动着。那流动的水有头，有脚，有尾巴，就像一只只小蝌蚪，活蹦乱跳的，转眼就不见了。而危崖耸立的石头，一串串冰溜子凌空而下，密密麻麻，如刀似箭。又像有人垒起一排石柱要支撑这石头。我敲了一块冰溜子放在嘴里尝了尝，冰凉冰凉的。

猛然就看见那一条大冰瀑了。天柱山上大大小小的瀑布，一年到头都是飞流直下，耳边响起的也都是瀑布声。但这回阒寂无声，瀑布声全部消逝了。那排山倒海

过的瀑布突然凝固，似有一大堆的白从天而降，像是谁赶来了一山的绵羊，又没绵羊的咩叫声；像是谁倒下了一山的棉花，却又没有棉花的柔软与温暖。它坚硬、冰凉，它一动不动的。有的像是系在青山上的一条银色项链，有的像是一位老人的白胡须被什么粘住了。那一条巨大的瀑布，更像一条身披铠甲的小白龙，蜷曲的身子好像变成了一根白色的大理石柱，上面似是龙鳞，又似是雕刻着花朵。花朵如白菊，似白莲。白菊吐芳，吐出无数的丝条，白莲含蕊，绽放偌大的花瓣。那些花一簇簇，一团团的，仿佛是从天上飘下，又仿佛向上涌动。没有鸟声，没有花香，也没有翩翩的蝴蝶和嗡嗡的蜜蜂。让人感觉冰瀑从悬崖一路跌下，就堆出了一条冰花的峡谷。这时，整个峡谷就像白汉白玉的玉雕、芜湖铁画的展览了。很多人不能爬山，就在这里照相留念。红男绿女争先恐后的，冰瀑下面就挤满了人。有了人，这条峡谷就有了一些人气，就变成了仙境。可见，仙境也是要人气的。

站在冰瀑下，我觉得身心也被一片白映照得晶莹剔透的，面前一片澄澈。抬头看天，天不知什么时候由刚才的浅蓝阴沉了下来。路边褪尽了叶子的树，笔直地耸立着，冷风吹来，树木一阵哆嗦哆嗦。天寒地冻，天柱山远处的山峰、石头与树木，在雪白里露出一星点斑斑，一层雾气在上面浮动着，顷刻也渐渐散成一抹烟霞。这时候看天柱山疏落有致的，就像是勾勒的一幅宋代山水画了。而我身边，这一条硕大的冰瀑静静地，欲飞不能，宛如一条停滞的时间之河，在积蓄着一股什么力量——鼓了鼓劲，我离开冰瀑，就大声歌唱着下山了。

冬日早上我开窗透风，冷风呼呼灌进我的颈脖，一阵寒凛。红日像从冰窟里被拉出来一样，照在那冷清的车站，只有来往的车远远地吐出一口淡烟，算是叹息。

后院邻居家孩子过生日，因新冠肺炎疫情无法像往年一样开派对，亲朋好友不约而同地开车来庆祝，车篷上张灯结彩、歌声飞扬，祝福声此起彼伏，连绵不绝。车竟在同一时间齐刷刷地从不同的城市开过来，自动组成一条长龙，几条七弯八拐的小区路上，一眼望去，见首不见尾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就近的邻居们开窗探头，鼓掌助威。

想起我和弗莱特的婚礼，我女儿一早发现屋里屋外被数不清的彩球和彩带、鲜花装点得鲜艳夺目，充满喜气洋洋的气氛。外窗、房墙、前院后院篱笆成了花的海洋。外面几个高箱绿盖，放着一块四边被彩色蜡光纸镶得很精致的纸板，板面上的粉色包装纸像喷过光漆一样平滑亮泽，上写：“祝贺Ming和弗莱特新婚快乐，永远幸福！”这是隔壁布朗夫妇带着他们5个从17岁到3岁的孩子设计做的贺礼。布朗夫妇说，整个设计和购买都是5个孩子群策群力的结晶，他们完全放手。做好后，半夜趁大家都睡觉了，一家人带着这些彩球、彩带、鲜花、霓虹灯等零部件悄悄地装饰了近2个小时。天寒地冻的，他们一家人为了邻居的婚礼而费尽心思。我庆幸这辈子能与这样善良、美好的人们为邻。

几年后，他们一家7口人要搬到北荷兰去居住，邻居们万般不舍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晚会，每个邻居送了礼物，我送了我珍贵的字画。那天的场面既欢快又悲伤，一整场晚会，我的泪未干。

布朗一家走后不久，马克斯夫妇俩同样带着5个孩子成了我们的新邻居。

马克斯退休前是一家英国跨国公司的高级工程师。马克斯喜欢谈中国，赞扬中国疫情取得的伟大成果，羡慕中国现在能安全地生活。他爱中国，从他眼神里看得出来，他喜欢和弗莱特聊中国的进步和民俗，常常感叹，“中国真了不起。”

我很感激我先生弗莱特，他是一个真正爱中国的好女婿。回国探亲，他在母亲的养老院里，与老人们在一起，像一个工作人员，关怀备至，成为那里的“明星”。母亲住院，他下了飞机直奔医院，大手捂暖母亲冰凉的瘦手，在医院鞍前马后照顾母亲，端茶送水，喂饭，按摩，样样都做。医生、护士个个伸出大拇指。母亲家装修，他献计献策，帮助工人，像给自己家做事，全没有过去做老板的派头。他被我母亲居住的大院邻居们称赞为：“中国好女婿。”

比特这里的邻居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格外有兴趣，对方块字也着迷。他们知道这些年写报纸专栏，还出书，曾被荷兰电台采访的3位女诗人之一，他们很羡慕也赞赏。他们说中国人礼貌、热情、真诚。他最喜欢听弗莱特讲一个驱赶了的中国，因为弗莱特最有体会，他从1980年第一次随“荷兰飞利浦高科技技术展览”去中国武汉至今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，他算外国人中的见证者之一。因此，他非常尊重这里的华人和我从事的华文写作，包括我们的文学协会，他都非常关注并给予许多支持。

马克斯的夫人妮妮喜欢吃我做了南瓜饼或糯米椰蓉甜点，吃到销魂处说：“我能带走一二给孩子吗？”后来我每次多做一些，事先装袋，她走时带给孩子们。孩子们周末派对，他们夫妇总会提前通知，打乱了周围的宁静，敬请谅解，云云。

邻居们没有一个抱怨。荷兰人重视孩子们的任何活动，孩子中学毕业，会在自家门口高高地挂个书包，公示和庆祝，过路的人都会用恭喜的目光瞅一眼。我女儿一家来探亲，邻居嘘寒问暖，开玩笑说，“你说过，亲不亲家乡人嘛。”这是“曲解”，当然是幽默。

另一个邻居贝特，独身主义者。是荷兰气象专家，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，提出很多有趣的问题。他也是家务管家，我们回国探亲，夏天他浇花灌水，收取信件，冬天他扫雪收拾台阶。两家人像一家人，非常融洽。

阿娜丽丝来电话说提前祝我生日快乐，给我也写了邮件。这是她每年必须做的一件事，我每次都同样地感动。阿娜丽丝是弗莱特前妻的继母，和她丈夫住在比利时，夫妻俩待我们非常好。我们结婚时，二老慷慨送礼。婚礼上，他们夫妇俩拥抱我时动情地说：“从今以后，弗莱特是我们的儿子，你是我们的媳妇，你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孙女。”弗莱特的前妻黛米和她现任丈夫汤姆来家做客，两家人像一家人那样自然而亲切。黛米跟弗莱特说：“她很单纯，热情，真挚，好姑娘。”我相信她的眼神和语气，相信她的善良和大气。

说起远亲近邻，说不完的故事。不同民族和文化，融合在一起，同时存在又相互区别。像春天的花，绽放时五彩缤纷。



## 雪落陕北

梦野

在陕北，初冬的雪，常伴点小风，轻悠悠的，像含羞的舞者。她们身着素衣，飘飘扬扬，晃晃悠悠，似带着醉意，纵论一方时空。高楼上、窑洞上、庙檐上、树头上、河流上……都盘旋着她们妙美的身影，精灵似的一朵一朵，都不忍落地。

初冬落雪，谈不上壮观，但极为优雅，走在这样的天气里，谁都会神情清爽，一朵接着一朵，额头的一朵刚化，脸颊的一朵就来，鼻梁的一朵稍停，耳畔的一朵溜走，袖口的一朵飞来，鞋面的一朵就藏，藏了飞了，像个清新剂，眼前都是旋转的镜头，相互抚摸着，融汇着，映照着，原本朴素的世界，一下就敞开了，明清了，飞升了。

但这样的气温里，雪不会落得太久，落着落着就化了，落着落着就歇了，人们漫步雪中，耳廓都是微轻的“咯吱咯吱”，好似生命叩问大地的回音。

进入隆冬，天气的眉头锁得更紧，一副零下20度上下的表情。风总是紧紧地裹着人们奔跑，感觉无处躲藏，身上的热气也仿佛抽出了许多。盼着、盼着，大雪总会赶来，每个陕北人都会感受到雪的恩赐，雄阔、壮美。天阴着阴着，脸色越来越沉。雪的脚步近了，近了，窸窸窣窣的，像春春的柳絮；飘着飘着，体形就大了，成了初夏的蒲公英；飘着飘着，就提速了，像把仲春的所有花瓣重新搬来，散落在黛色的苍穹；飘着飘着，还在变大，雪像撕破的棉絮，呈帘状向大地坠涌，密得挤不进去一丝视线。

雪越下越大，宛如手擎巨笔的画王，一笔一笔，把榆林绘成一个紧抱臂膀、跨步东行的雪人，那前倾的头颈是府谷，壮实的躯干是神木、榆阳、佳县、横山、米脂；两条奔跑的腿，一条